



罗莎莉医生 倾临临终者心声

采访/摄影：雨晴



针扎不到手不会知道那种椎心的痛。当面临了至爱的人逝世，一时不知所措、痛心疾首的罗莎莉医生开始对人生作出进一步的探讨。她原是一名看护临终病人的护士，在进入医学院深造时，读了 Elizabeth Kubler Ross 的书，深受影响。

「60年代类似缓和医疗的课程在澳洲并不普遍。但 Kubler Ross 医生却把隐藏著的东西揭露出来，告诉我原来临终者需要我们的倾听；临终的过程是否定的、愤畏的、充满讨价还价的；而临终病人更是为了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感到悲伤。」

不懂？去做就是了

於是在 39 岁医学系毕业後，别人问她要往医药的哪方面去发展？她毫不考虑的就决定了「缓和医疗」(Palliative Care) 这一条路。

但没有经验，如何去照顾临终者？去做就是了！在听了 Cicely Saunders 的演讲後，Cicely Saunders 这么回应她。於是一切就这么开始了。从没有资源、没有医疗成员，只有一些医生善意，以及认为这是一件重要工作的信念，罗莎莉医生於 1981 年说服医院的医疗管理部门让她开始——一个缓和医疗的病房。

没有经验，病人就是她的老师，从病人的反应中，罗莎莉医生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挚的同情，并自日复一日的摸索中，累积出该说什么、该做什么的经验。

罗莎莉医生於 1992 年应新加坡的邀请到当地推行临终关怀计划，60 岁的她目前是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缓和医药部的顾问。回首来时路，她顿了一顿说，曾经一度面临生活上的挑战，很难去平衡家庭生活，碰到有紧急性情况发生时，即使是深夜都得赶到医院去，「因为病人的生命有限，第二天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」

在安宁病房的日子，她深深的体悟到生命的真实是不可预测的，而死亡终究会降临每个人身上。病人和医护人员的接触亦是彼此之间的一种互动。

在这里，灵性的提升不只是病人本身，尤其让她学会卸去所有伪装，时刻表

现在当下的片刻中，真实的呈现在病人面前，以足够的觉知，生动地去认识每个人不一样的独特性，抚慰身心的疼痛。

「许多时候，当医疗已无法缓和他们所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时，我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抱持诚恳的信念，扮演好一个『好听众』的角色，倾听病人话里头背后的意义。」她相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的故事底下，隐藏了他们痛苦和快乐的种子。而藉由说出自己埋藏已久的故事，有助於舒减病人所受的痛苦，帮他们指认出生命的过程，了解真实的自己，让他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陷在同样的问题里头。

「病人不时会提出诸如『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？』的问题，通常是没有清楚的答案的。常常这些问题是被人所忽略的。我们稍为用心想想，他们真是在问问题吗？他们不过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——他们正在探索生命中深刻而神秘的问题。」

诚实 抚藉心灵

罗莎莉医生认为，坦诚对病人来说很重要。「家属对病人隐瞒病情或许是善意的。但在病人面前伪装不真实的事情，真的有用吗？因为没有人比病人更了解自己。临终病人是脆弱的，也是感觉敏锐的，即使没被告知实情，他们多意会到生命即将结束，在我们不自在的同时，他们早已察觉到我们其实是伪善的！」

「当然这并不是说你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『你患了绝症，命不久矣。』你可以换一种婉转的表达方式啊！与其说癌细胞扩散得怎么样、病情如何的严重，你何妨譬喻说，轮胎破损很容易修补。因为那是外在的；车轮如果是弯曲了，要矫正还可以，但比较困难；但如果是轮轴断了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么说病人会比较容易明白，对他们来说，癌细胞如何扩散，已不是那么重要了，他们迫切於知道的是自己的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。」

「所以他们一般不愿医生告以虚假的允诺，『别担心，过几天你就会没事了！』他们只希望我们接受不可避免的情况，陪他们走完人生这段旅程，持续给予他们时刻的关心。」

而这关心，可以是慈祥的话语、和善的微笑，不经意的给病人抹一把脸，甚至在他们呕吐时站在床边的那个微乎其微的动作。对他们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叫他们感动，更能够抚藉慌乱的心。

安宁病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是一种揭露，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——了解生命的真谛。它提醒我们：在人与人之间，我们能够给予的就是：诚实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以挚爱来回应受苦的病人，让每一个生命好好的去，那将会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。

《福报》第8期 2001年3—4月